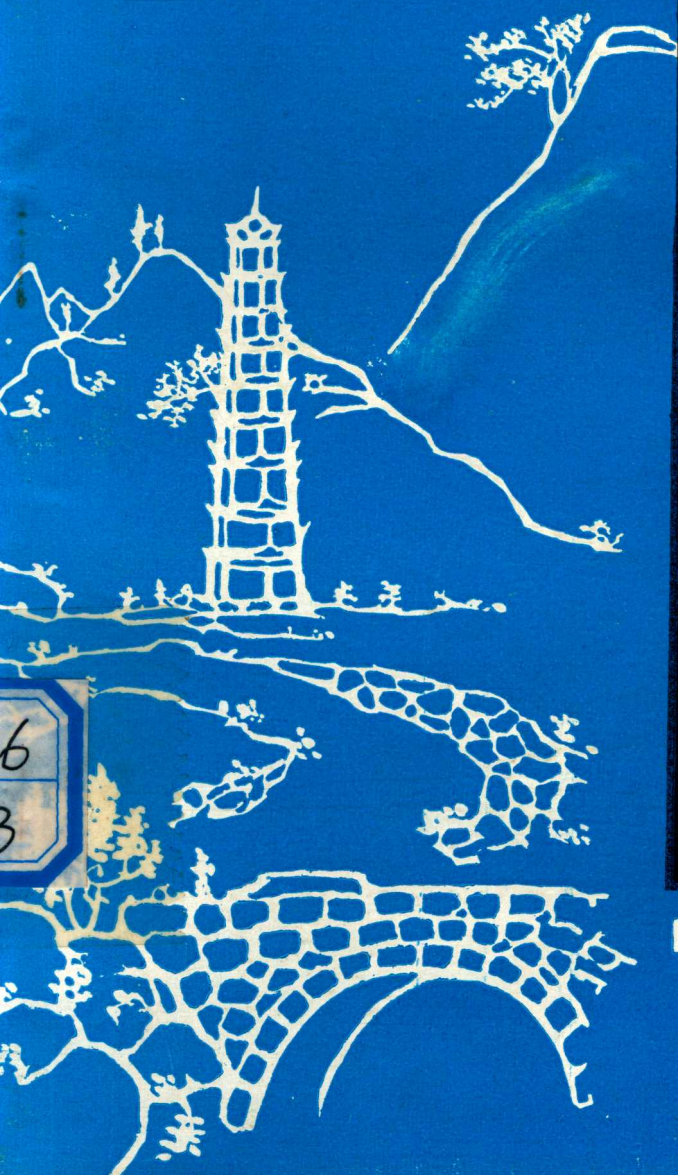


秀川文史資料選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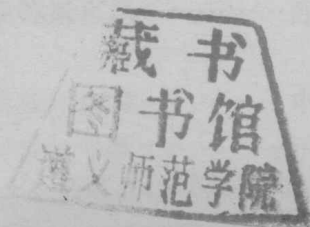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輯



0528709

务川县文史资料选辑

第三辑



K250.6
227/3

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贵州省务川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一九八五年十二月

0528709

责任编辑 简学仕
封面设计 杨志伦
地图绘制 刘明华
图片摄影 吕 华
文忠和



务川文史资料选辑
第三辑

政协贵州务川县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务川县人民印刷厂印刷

1985年12月印刷

印数1——2500

工本费：1.00元

目 录

务川民国兵事·····伍圣修 来稿 文史办 整理	(1)
清朝、民国年间务川县历任知县、知事、县长一 览·····简学仕 搜集	(13)
涪洋农民夏勇虎造反·····李国栋	(20)
一条枪起家的杨家凤·····陈 辽 李泽正	(34)
明清以来的务川教育·····申政伯 简学仕	(45)
民国时期的务川中学·····李国栋	(57)
务川县环城小学简介·····王 道	(72)
回顾解放初期的都濡小学·····李国栋	(78)
务川女子教育的兴起·····申政伯	(90)
近百年来涪洋小学的变迁·····李泽正	(97)
解放前务川体育的发展概况 ·····	
·····孙重阳 李国栋	(106)
原后坪县历史旧闻·····	(117)
一 地理概况·····简学仕	(117)
二 历史沿革·····简学仕	(123)
三 历任县知事、县长·····文史办 搜集	(136)
四 戕杀四官·····简学仕	(138)

务川民国兵事

伍圣修 来稿
文史办 整理

民国以来，军阀割据，争城夺地，连年内战。务川地处黔东北隅，实为川黔来往要道。川军、黔匪，川匪、黔军，兵来匪去，匪去兵来。或驻防，或骚扰，或抢劫，或开战。曾几次陷城，一次烧城，害得城乡人民饱受兵燹之苦，民生凋敝，生灵涂炭，房毁人亡，田园荒芜，地方元气大受摧残。人们每当回顾这段往事，无不痛心疾首。

刘相成劫城 马少爷被掳

民国六年，马敬修任务川县知事。时有县属硯山匪首刘相成，搜罗川军溃兵数十人，步枪数十支，因而势力壮大，在县北一带为匪抢劫。马知事闻讯后，即亲率县府警备队人枪下乡剿办，县城武力空虚。刘相成探得实情，以“声东击西，调虎离山之术，于九月初八日晨，纠集匪众二百余人，吹起军号，由东门从容进城。街民们以为是马知事剿匪归来，毫不戒备，待枪声响了，才知道是土匪入城。是日晨又正值城绅吴道南去世出丧，人们全看热闹去了。匪众直冲南门擒获大盐商王辅成。王氏父子在民国初年，既开盐号，又办团防，有钱有势，城乡闻名。刘相成把他作为“肥虫”来

抓。殊有一姓万的街民，给他解脱，向土匪撒谎，说抓错了，不是王辅成。王得乘机逃脱。但老万却被匪徒枪杀了。刘相成大肆抢劫，街民财物损失惨重。并抓获中区长申敬奎和他儿子申斌、绅士吴庆荣和马知事的少爷。捆绑至茶煎河，申敬奎个子魁梧，中途逃脱。儿子申斌和马少爷等三人均被捉去四川黔江。待马知事回城，家中财帛、儿子均被搜去。匪徒远走了，小小县官，无可奈何。时隔一年，刘相成招安四川部队，申斌等人才由黔江政府送回。经过此次匪患，城中豪绅富户，拼命抢修西门新寨。墙高十余公尺，四周筑起哨楼、枪垛，并起名“永定村”。富绅杨缵廷、龚朴园、刘长安、申敬奎（号洪顺）、李太生、谭寿芷、田福星……等都躲进新寨。人称新寨有“四大肥”、“八大户”、“二十四家赫赫富”。

匡吉武攻寨 城绅们赔礼

民国九年（1920年），吴光驊任务川县知事。盘踞凤冈的匪首匡吉武于农历八月率领匪徒三百余人，由南门扎来，由于“前车之鉴”，一小撮豪绅大富和县太爷闻警后，即潜藏新寨。匡匪入得城来，一无所有，遂下令围攻新寨。驻寨居民拼死抵抗，击毙匪徒三人。匡吉武气急败坏，出言要焚毁县城。一群豪绅又恐自己房檐屋宇化为灰烬，损失更大，央请袍哥大爷彭玉章下寨议和，新寨愿出银洋一千二百元赔礼。匡吉武要钱是真，烧城是假。得了钱，气冲冲地由原路回了。可是牛塘、丰乐、新田一带百姓，却被匡匪洗抢一空，哀鸿遍野，民不聊生。

彭耀武据城 吕知事吓跑

民国十一年(1922年)，贵州省长卢涛派吕阁光来任务川县知事。上任不久，四川匪首彭耀武率众四百余人，开进县城。吕阁光怕死贪生，丢下百姓，逃去郎家林团首李华魁处躲藏。彭耀武在城盘踞两月，胡作非为，奸淫、掳劫，无恶不作，老百姓深受其害。吕阁光商得李华魁支助，调民团数百人来城攻打。哪知未经训练的团丁，不堪一击，反被彭耀武匪部打得落花流水，伤亡数十人。李华魁由西门退回老家，路过洋溪，匡匪尾追太急，险些丢命。后来吕阁光向省方告急，贵州总司令兼省长卢涛派部队来务，彭耀武才狼狽逃回四川。

申尚斌万恶 古县城被焚

民国十七年，桐梓人何知重任务川县长，县属青岩乡的匪首申尚斌纠集正安匪头郑德虎，约三百余人来劫县城。古历冬月某日，气候有些寒冷，天刚麻亮，土匪突然进城，有些人还在梦乡里做甜蜜美梦。东门谭寿芷（衙门里科长）听得外面人声喧哗，应声起床，刚出门即被土匪擒住。时县长何知重已跑去新寨，见衙门无县长，申匪令谭寿芷当县长，替其派粮筹款。并派四名兵丁看管谭寿芷，美其名曰警卫首长。时有本城地痞汪二发（又名文堂清），自告奋勇为谭寿芷送茶送饭。新寨一些绅耆，为了援救谭寿芷，派人与汪二发密商，要其将看守兵丁买通，只要将谭放走，当以重金酬报。

当匪的人，为的是贪财好利，如此许愿，怎不动心。遂于冬月十六日晚，乘匪头们熟睡时，将谭寿芑偷偷送上新寨。当送近寨门时，一兵丁神经紧张，觉得后面有人追赶，遂放了一枪。守寨的人，为了掩护谭寿芑安全入寨，土炮洋枪一阵乱放。对山麻王洞寨，认为申匪攻新寨，亦开枪射击。申、郑二匪头从睡梦中惊醒，认为战火已起，仓皇奔命，逃至菠萝山，见城中无任何动静。旋即回城，不见谭寿芑和四个守兵，知道上当，火冒三丈，遂下令傜罗们将县城烧起。四门点火，好端端的县城，顿时一片火海。务川县城，自清初重建以来，历时三百余载，花厅大堂，闻名邻县，匪徒一炬，化为灰烬，街坊铺面，一片瓦砾。城民藏身无所，惨不忍睹。匪去后，城中居民在各自的基地上搭起简易街棚，做些买卖谋生。何知重下寨寄居衙右幸存的考棚内。有在川军当营长回城的孔益三和绅士车绍勋（人称三先生）来县长跟前献计，说当今兵荒马乱，战火频仍，修城还得保城。于是何知重下令撤城墙石方，在龙洞湾、县堡上、玄天观修三座石碉，驻兵于内，保护县城，所谓“三碉保县城”。并鸠工重修衙署。四乡伐木运送，一根梁柱高达数丈，直径两尺，需二三十人抬运，路遥天滑，人民不堪其苦。

次年三月又有四川匪首漆福星率匪四百余人，来劫县城。豪绅富户们闻讯，各自潜匿新寨和麻王古洞保全身家性命去了。驻防县城的二十五军周仁辅营也想逃之夭夭。该营的张连长，还有些军人气概。对周营长说：“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平时吃穿靠百姓，现在未见贼就事先逃跑，何以对得起人民。”一席话说得周仁辅“面枯”，决定与匪决一雌雄。于是拉出部队，营部布防钟家坡山上，居高临下，控制

县城；张连长率兵一连，于东门马道子设伏；王连长率兵一连，在城北马家坡策应。漆福星是个奸诈人，兵分两路进城。但东门一路，被张连长伏击，狼狈逃窜。推磨旋小路一股，被王连长杀得落花流水，溃不成军。漆匪谋计失算，败北而逃，县城得免于难。城中居民为了感谢周营，杀猪宰羊，犒劳官兵，搞得不一乐乎。

强兵难攻弱寨 周匪枉费心机

民国十八年（1929年）五月，四川大匪周平忠来务川。他率李、王两旅和一个独立饶团，足有三千余人。闻新寨是个金银窝，有“四大肥”、“八大户”。入城后，纠住不放。县太爷何知重亦怕死贪生，率领衙门大官小员，分别躲进新寨、麻王洞。周平忠下令李、王两旅围攻新寨，饶团攻打麻王洞。每当黄昏时分，战火纷飞，弹如雨洒。有一夜周匪架云梯攻击新寨，当匪徒刚露寨墙，即被寨内滑杆炮一枪击中，滚下墙去，同时还击毙数人。周匪从此不敢靠近墙脚。麻王洞防守能力单薄，险些攻破。住户李光辉、彭玉章冒着生命，下寨与饶团谈判，互相以袍哥语言，称兄道弟，讨好饶团。饶团长于五月十三日，带数名便兵与李、彭二人入寨查看。见寨内尽皆幼小老孺，土枪土炮，不堪一击，饶团长认为打破洞寨，指日可待，满意而归。时有寨内文生聂香屏见识不比一般，见如此暴露马脚，祸患必将来临，遂致函桐木岭陈国元，告急求援。陈国元是聂的好友，好杀好斗，素来不睬祸事，遂亲率精干家丁十余名，十余支好枪好炮，寅夜摸进寨内。十六日，饶团长又要入寨看看，约李、

彭二人同行。李光辉先入寨洽谈，彭玉章随饶等候寨门外。当李光辉入寨洽谈，准备打开寨门迎接饶团长时，陈国元手持大刀，腰别短枪，声色俱厉地说：“谁开寨门，老子今天就一刀两断，砍他下寨。”饶团长知情不妙，不敢入寨，回部下令攻寨。接连攻打几个回合，耳听寨内快枪声，手枪声不比往常；又接连伤亡十余人，最凶悍的白营长也被打死。知难而退，第二天押起彭玉章撤走了。

在这以前，李、王二旅在离城三十里地的牛塘、雷家寨、复兴寨，洗抢村寨，残杀无辜，烧毁民房，无恶不作。何知重专人到省城告急。周平忠闻省将派大军来务攻打他，慑于省军威力，早于饶团已撤离务川。

世乱年荒 神兵大起

民国二十一年（1932年），县属金竹乡大坝人张羽勋（又名张东林），在附近一个山洞里化神水治病。因他是秃头，人呼“癞子东林”。那时贵州军阀混战，世乱年荒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。被剥削的贫苦百姓，不堪忍受压迫，逐渐产生变革现实的心理，希望有一个太平社会。同时张羽勋又吹嘘他的神水，喝了神灵附体，刀砍不进、枪打不进，一刀砍个白印印。并自称是“大佛主”，能封神将，练神兵，抵抗强敌。因而附近的村民，信以为真，到处设神坛、练神兵，藉以抗捐、抗粮、抗丁，矛头直指乱世政权。在务川、德江、沿河、思南毗邻地带聚集二、三百人，自称“神兵”，趾高气扬。

古历五月间，正当夏荒露头，梅子坝、沙坝、桃子坝等

地的神兵们由四合头赵国清统率，数百余人浩浩荡荡开进县城，向当地政府要吃要住。县长娄聘三慌了，一溜烟跑去新寨躲藏。神兵军师覃辉培进城后发出安民告示，自诩保境安民，叫人民各安生理，并在城隍庙设神坛练兵。神头陈云春、张云相等自称是“玉皇大帝”、“王灵官”、“马元帅”、“孙悟空”。在老操坝手舞足跳，叫喊：“打不进”、“杀不进”。有时又到衙门大堂和县城大街小巷，舞刀玩叉，威风凛凛，刀光闪闪，确有些怕人。后又去甘河黄杨坪岩洞取“兵书宝剑”，口出大言，要打坐天下。在城逗留一段时间，地方人士不敢接近。因给养困难，各自带队回归原地去了。娄县长是个斯文翩翩的迂儒，又恐神兵在乡下造事，闹出乱子，派县城铁绍元区长去覃（家）、黄（家）二坝招安。铁区长自认为在神兵队伍里，干儿义子多，定能听话，危险性不大，遂毅然前往。但神兵头目们，造反精神很强，哪里认你是干爹，将铁绍元活活扭死。铁区长手上带一只玉圈，因手掌大，取不下来，将手节砍断，把玉圈取走了。尸体运回县城，家人悲痛欲绝。下半年，黔军第三师蒋丕绪派付衡中旅带一个营来城驻扎。付旅长听说神兵有神灵保护，枪打不进、刀砍不进，内心十分虚火，晚上睡觉用大石抵门。城中大街小巷常用桌子、石头、木柱拦路，畏神兵如虎狼。有一日，神兵头目们果然率领千余神兵来攻县城，由军师赵国清指挥。沙溪神头彭香二、周轿，“黑煞天子”申润廷、“小佛祖”申尚强、“孙悟空”申茂林等率队经柳塘河、虎踞关，由南门进城；神头陈云春、张云相等率队经焦岩渡、二龙坡，由东门入城。付衡中部守城防军在城南伍家岩架一挺重机枪和一门迫击炮。钟家坡制高点布防一个连。县府警

备队长邹绍武带一队人马去东门水车坝堵击。神兵队伍由南门、东门蜂拥而来，黄旗招展、杀声震天。有些女神兵自称“何仙姑”，手中摇动花帕，装成“天上仙女”。前锋神兵围攻天主堂，找外国传教士神甫算帐。正用刀斧砍后门时，伍家岩重机枪一响，一个神兵应声倒下，鲜血直流。其余神兵吓慌了，纷纷向后退却。付衡中始认为神兵“打得进、杀得进，”命令士兵们追击。邹绍武又在东路拼死地抄袭，神兵队伍被打得落花流水，活捉十余人，都是乡下穷人。被付衡中在老操坝杀死三人，割耳二人，其余释放回家。

打监救父，闯下大祸

民国二十一年（1932年）王家烈坐贵州，派遵义人张志清来任务川县县长。到任不久，听说青岩关富户申鸿章、田相成任区长多年，均收地方场款不交，目无政府。张志清借名调城开会，将申、田二人扣押，飭令交银洋一千元放人。申、田二区长的儿子申尚庭、田茂松既不愿交钱，也不甘委屈，遂在家乡串联五、六百乡民来城打监。农历冬月十二日晚十二时，枪声大作，将监门打开，劫走申鸿章、田应成。其余监内囚犯全部逃光。张志清从鼾睡中被打门惊醒，开门一看，歹徒们举刀向他砍去。张志清是个军人，曾由崇武学校毕业，带兵多年，还有些胎火，急时卖个破绽，刀未砍中，顺手紧闭前门，挟起小女，拖着妻子，向后门跑了。岗哨班长邹习志来不及抵抗，被歹徒一枪击毙，死于二堂转角。时警备队长邹绍武驻扎考棚，与小儿邹先尧正上床入睡，来不及指挥部下，便将小儿用被窝裹身，塞于床下，惊忧

带哄地说：“娃儿，你不要叫，我出门给你拣个火炮来。”邹绍武手提连枪，在房前房后一阵乱射。申尚朝等一群乌合之众，惊惶失措，向杨村方向退走了。

张志清在新寨，弄清是申尚朝等劫监，即下令警备队长邹绍武率队由桃符坝、正南桥上大岩门围攻申尚朝老巢；法警班长张培元带衙门一些杂牌武装，由猫门丫口去进攻；并派队长刘承川到涪洋、令未到职的警备队长付耳方调涪洋区民团由大丫门、李家坝去剿办。这付耳方原是涪洋区二郎乡杀人不眨眼的豪强，有人枪四、五十，四出抓富户“扭肥”（搯索钱财）。奉县长命令，去青岩关剿办上户申鸿章、田相成，认为有“油水”可捞，喜出望外。积极征调涪洋、当阳、丝棉等地民团千余人，向青岩关进发。申鸿章、田相成父子得知，逃往正安韩家沟亲友处躲藏。付耳方大兵抵达，扑了个空。即下令焚毁申鸿章、田相成等房屋数十间。时当腊月，老百姓正准备过年，付耳方下令民团，大肆抢劫青岩关、椿树坝、泥高坝、川东坝、花池坝……等数百家村民被洗劫一空，还打死打伤无辜百姓十余人。邹绍武率队由城东北出发时，在洋岗河和土地坳间，捉得申尚庭掉队兵丁十二人送回县城。张志清指使部下在老操坝屠杀九人，东门“积骨塔”刀砍三人，此番风波遂告结束。

杨邦道复仇 张志清丢官

民国二十二年初，张志清县长为了扩充武力，在城南关岳庙成立黔北剿匪司令部，自任指挥官。派一区区长尹小乙为团长，绅士刘松友为付团长，彭彦猷为付官长，举人吴光

荣为秘书长。下设三个剿匪队：心腹刘承川为第一队队长，付耳方为第二队队长，邹绍武为第三队队长（未到职）。时有四川江口火落铺袍哥大爷杨邦道，奉第二路总指挥杨其昌命令，率人枪百余来务川招募新兵。这杨邦道队伍，江湖气息严重，军纪很坏。在城驻扎十余日，每天在大街小巷称哥道弟，满口仁义道德，但见青年妇女就调戏、强奸，小老百姓敢怒不敢言。队长付耳方，看在眼里，恨在心里，早想揍他。又见杨邦道有十来支手枪、冲锋枪很是漂亮，更是眼红。于是秘密建议张县长，以武力缴械杨部，赶出县境。张志清考虑再三，召集团部刘松友，彭彦猷等密商。由张志清在新寨坐镇指挥，付耳方下手民教馆（今老干所）冉营，刘承川收拾学宫（今城关小学）杨邦道总部。三月某日晚十二时，杨部士兵均已入睡。杨本人伙同数名官兵在东门杨缙廷家抽大烟。付耳方率队秘密包围民教馆，后门派周棋等把守。冉营数十名官兵，全部赤条条的躺在地铺上，早已入睡。付耳方手提连枪，率队由前门冲进，首先击毙哨兵，健步闯入冉营，向地铺一阵点射，打死士兵七、八人，其余举手投降。冉福营长个子魁梧，翻身向后门逃跑。又见后门有敌，掏出手枪就打，扫了一梭子弹，由于围墙遮蔽，一个未中。子弹打光了，丧魂落魄地困在墙脚，被邹棋等活捉了。

杨邦道听得战火已起，魂不附体，央求杨老爷保命。杨缙廷举人出身，原做过奉天台安县县长，遇事还有些沉着。令其藏于他家空厢房楼上，用木板遮身。付、刘二队长亲率士兵搜索杨宅。杨缙廷妄称：“闻枪响，早已跑了。”付、刘二人信以为真，故未细查，杨邦道幸免于死。过了一些时

辰，杨纘廷派佣人杨三头引路，将杨邦道等数人由蒙古丫、落王洞、石笋送去官学邹尧钦家。土豪邹尧钦与杨邦道有些旧情，护送回江口。杨邦道回到老家，人枪全失，“无面见江东”，即亲往正安杨其昌指挥部告急。杨其昌总指挥派杨畅时为司令，樊龙凤为指挥官，雷道龙、李昌元、刘国辉为旅长，率千余人枪来务川找张志清算帐。张县长，尹团长、刘松友、彭彦猷、吴光荣等均躲进新寨。付耳方闻大军将到，藉故清乡，带队由黄都、当阳，跑去丁木坳，刘承川心虚，率队逃去新田。只有邹棋、付耳园（付耳方之弟）留在新寨。杨畅时部队进城后，即下令围困新寨；并将刘松友弟兄龚家坝的房屋、全部拆散焚烧。围寨十余日，时当初夏，久晴不雨，寨内缺水，老幼嗷嗷，人心惶惶。张志清苦于内外交迫，只好出寨请罪，向杨邦道下跪求饶。杨邦道虽严责几句，反而嚎声大哭，将张志清扣留。次日杨畅时率兵亲到新寨搜查，捆走刘松友，刘佑裁，彭彦猷、吴光荣、邹棋、付耳园等。吴光荣是个穷举子，为人比较耿直，又懂些病理，医好司令杨畅时的感冒，因而宽大释放。刘松友、刘佑裁弟兄家庭富裕，各罚银洋八百元，彭彦猷家底不厚，罚洋四百元。三人均玩花招，叫苦：“好汉难取手边钱。”由杨纘廷存于重庆中国银行的二千元银洋划拨条作抵，三人了事释放。邹棋、付耳园无钱赎身，捉去东门问斩。邹棋因捉冉福营长去新寨水井边亲手杀死。旧部杨金山含恨在心，当天即将邹棋推去东门“积骨塔”边，由他开肠破肚，活活刮死，暴尸示众。付耳园扣押两天，杨邦道在关岳庙设灵给他死难的官兵办追悼会，将付耳园上衣脱下，打起围鼓，裸体游街，砍头祭灵。张志清送去正安处理，因他与总指挥杨其昌是故交，有

些旧情、宥情释放，但县官丢了。由杨其昌保委他的军法官熊绍华（贵阳人）来务川接任。

民国二十四年（1935年），红军长征过后，国民党势力进入贵州。二十七年省保安司令部又派赵兴鉴率领第五大队进驻务川。五大队军纪较好，能打仗、经过迭年清剿小股土匪，务川稍得安宁。